



結埼亭集第二十五卷

甬上全祖望謝山

工科給事中前翰林院編修濟寰曹公行狀

曾祖六龍諸生

皇贈淞江遂安縣知縣

祖垂雲諸生

皇贈山東道監察御史

父泰曾康熙戊午舉人福建莆田縣知縣

皇贈工科給事中

本貫松江府上海縣人青浦縣籍年五十

九

公姓曹氏諱一士字廷諤濟寰其別號也系本宋樞

相武惠王後。以明成化間。始遷上海。五世祖誠。有隱德。名在明史。孝義傳。公年十五。補諸生。少留心于十四經。廿一史。連絲貫串。不徒以章句也。尤潛玩洛閩諸書。旁搜曲証。以求會通。每作詩古文詞。溫潤雅潔。見者無不心折。間以其暇。選定坊社。經藝亦復風行天下。蓋公之湛深經術。綜覈儒先。其于制舉業。眇然餘技耳。而海內窮鄉下里。兔園學究。正以是靡不知有曹先生者。然而數竒不偶。拓落于諸生者。幾四十年。三年大比。持節至江左。主試者。莫不欲得公。以為重。庚子。今禮部尚書景州魏公。主江南試。榜後于庶鳴宴中。三嘆以不得公為歎。河道總督湘潭陳恪勤公。謂天門唐南軒曰。曹君連蹇甚矣。將資送之入太

卷之三

學。公以太宜人年老。不欲行。會左副都御史侯官鄭公。以督學至。用拔萃貢明經。雍正丙午。始舉順天秋試。明年春試不第。新例取貢士拔其尤者授教職。而公得江南直隸通州如臯縣學教諭。抵任。修明蘓湖故事。講求經術治道。作為詩文。以旌節孝。未暮年而上計。遂成進士。大學士海寧陳文簡公。禮部侍郎華亭王公。交荐于朝。改翰林院庶吉士。公以文章掉鞅宇內已久。垂老釋褐。主試諸公。皆自以為龍湖之得震川。尋克順天壬子鄉試同考官。得士二十餘人。今禮部尚書溧陽任公。為主司。賞為得人第一。癸丑散館。授編脩。

世宗召見。問公年。公奏事畢。

上諭稱明白者再。時大學士桐城張公宣上意以山西太原府知府需人。將于翰林中補用。而公固辭。願由館閣。刑部侍郎奉天王公荐。充一統志館纂修官。分撰廣東一省。再湖南諸府州發摺舊志之偽極多。甲寅。管內繕書房事。乙卯。充文穎館纂修官。五月。改山東道監察御史。八月。

今上嗣位。決月之間。純王善政。不可屈指。公既感世宗知遇。又值

重華繼照之時。益思奮勵以報。而有

詔羣臣輪班奏對。中外所共望說論。公首言督撫者守令之倡。願其中皆有賢者。有能者。賢能無者。上也。賢而不足于能者。次之。能有餘而賢不足者。又其

次也。督撫之為賢為能。視其所舉而瞭。如今督撫之

保題守令。約有數端。曰年力富強也。辦事勤慎也。不

避嫌疑也。其寔迹則大畧曰錢糧無欠也。開墾多方

也。善捕盜賊也。果如其言。洵所謂能吏也。乃未幾而

或以賦汙著。或以殘刻聞。舉所謂貪吏酷吏。都無一

不出于能吏之中。彼夫吏之賢者。悃悃無華而已。惻

怛受人而已。事上不為詭隨而已。吏民同體。謂之不

煩而已。度今世亦不少其人。而督撫荐剡。曾未及此。

得毋反視賢吏為無能耶。抑亦以能吏即賢吏耶。臣

恐所能謂者。非真能也。以趨走便利而謂之能。則老

成者為遲鈍矣。以應對捷給而謂之能。則木訥者為

迂踈矣。以逞材喜事而謂之能。則鎮靜者為怠緩矣。

以武健嚴酷不恤人言而謂之能則勞于撫字拙于  
鍛鍊者謂之沽名釣譽才力不及而捃拾細故以罷  
黜之矣至于所取者潰敗決裂則曰臣不合誤舉于  
前統聽部議而已夫有誤舉必有誤劾誤舉如此則  
誤劾者何如誤舉者猶可議其罪誤劾者將何從問  
乎臣以為今之督撫明作有功之意多而惇大成裕  
之意少損下益上之事多而損上益下之義少此治  
體所闕也

皇上於凡丈量開墾割裂州縣改調牧令一切紛更  
繁擾之舉皆行罷革為督撫者度無不承流而宣化  
矣所慮者彼或執其成心則且飾非以自護或意為  
迎合復將姑息以偷安臣安敢請

皇上特頒諭旨剖析開導俾于精明嚴肅之中而傍  
游寬大之政使能者務勉于賢而賢者益勵于能如  
或諭之而不悟即賜

乾斲以罷斥之將督撫無不洗心滌慮而守令亦無  
墮于上聞之患是知人之哲即安民之惠也疏入  
上即播告直省又請寬比附妖言之獄兼禁挾仇誣  
告詩文以息惡習謂古者太史采詩以觀民風藉以  
知列邦政治之得失俗尚之美惡即虞書在治忽以  
出納五言之意使下情之上達也降自周季于產猶  
不禁鄉校之議惟是行偽而堅言偽而辨雖屬聞人  
聖人必有兩觀之誅誠惡其惑眾也往者造作言語

顯有悖逆之迹。如罪人戴名世汪景祺等。  
聖祖

世宗因其自蹈大逆而誅之。非得已也。若夫賦詩作文。語涉疑似。如陳鵬年任蘓州府知府。游帛邱作詩。有密奏其大逆不道者。

聖祖明示九卿。以為古來誣陷善類。大帥如此。如神之哲。洞察隱微。可為萬世法則。此年以來。小人不識兩朝。所以誅殛大慙之故。往、挾睚眦之怨。借影響之詞。攻訐詩書。指摘字句。有司見事風生。多方窮鞠。或致波累師生。株連親故。破家亡命。甚可憫也。臣愚以井田封建。不過迂儒之常談。不可以為生。今反古述懷詠史。不過詞人之習態。不可以為援。古刺今。即

有序。踳偶遺紀年。亦或艸茅一時失檢。非必果懷悖逆。敢于明布篇章。使其此類。悉皆比附妖言。罪當不赦。將使天下告訐不休。士子以文為戒。殊非國家義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伏讀

皇上諭旨。凡奏疏中從前避忌之事。一槩掃除。仰見聖朝廓然大度。即古敷奏采風之盛。臣竊謂大廷之章奏。尚指忌諱。則草野之筆札。烏用吹求。請勅下直省大吏。查從前有无獄案。現在不準。赦者。條列上請。以後

明旨欽定。嗣後凡有首舉文字者。苟無的確踪跡。以所告本人之罪。依律反坐。以為挾仇誣告者戒。庶文字之累可蠲。告訐之風可息矣。

上亦如公所請。自公對班。所上五摺。多見采錄。舊例十三道御史。以次轉六科給事。較資俸深淺。公入臺。僅六月。

特轉工科給事中。公之陳封事。雖故交門舊莫得而探其緒。故其所言。非經

皇上發。總理諸臣共閱。及部議者。皆弗知也。及劾奏原任河東督臣王士俊。既上。而外人有竊聞之者。莫測其所自來。

上聞不憚。以為公自洩之。因

勅部議處。部議左遷。

上終眷公。從寬。由任。公未嘗以此少挫其敢言之氣。侃如。初。尋又陳工料之價值有定。官例之尅減無

常。查雍正十年。刊有內廷現行則例。及物料價值一書。巨細畢載。成法井然。惟自各省興作。或隨地庀材。或因時庀役。當俟各督撫題達。到日。核議請旨。期于價平貨善。庶稱工良。

聖朝寓明作于考工。小民即子來以食力也。乃其後

有以浮冒劾叅者。有並無工料數目。籠統開載。致干

部駁者。有駁詰之後。始行冊報。仍與部例不符。勒令

追賠者。有隨叅侵冒。隨罰重修者。有勢難重修。姑仍

其舊。稍為彌縫。賠補者。凡此皆冒帑誤工。累民病後

之大畧也。夫事後之糾叅不少。則事前之防範宜周。

臣竊慮不符部例。而冒銷者易知。符部例。而冒銷者

難測也。各省于未興工前。確估報部。已竣工後。委負

勘寔。此常例也。然九卿所定之例。各工所估之數。直省之官吏。皆得與知之。而列肆之商賈。力作之匠徒。則不知也。夫既不知工料應得之數。則物價值之高者。貶之就下。工賈之多者。抑之就寡。曰。國家之定例如是。而節省之。和歸于公。侵漁之。私入于私矣。至于州縣。偶有濬築。必按圖甲起夫。票投籤拘。始行就役。使其果符部例。窮民儘堪餬口。何不踴躍赴工。致煩迫役。則皆官吏隱秘成數。以逞其伸縮。出沒之奸。所致也。臣以為物當其值。役償其勞。國家率作省成之事。功豈可為。臣下出少入多之費。橐工程。先經核減。成數復不全給。若無扣剋。何處冒銷。未可徒以事後一泰。姑塞其責也。伏乞

勅下直省督撫。一切營造開濬。所須物料工匠。遵照部例。估有成數。一面題達。一面即飭該府州縣。刊列榜文。懸示功作地方。俾公平正大之價值。衆目共睹。衆耳共聞。少有伸縮出沒。人、得以指証。雖有不肖官吏。包攬匠頭。驅之明目張胆之途。各懷口衆我寡之惧。安有籠統開報于事前。侵冒追賂于事後之患哉。又陳各州縣官。讞獄。胥吏上下其手。改竄獄詞之弊。皆得

旨。交部。蓋公為言官。不過一期。而所建白。皆有益于世道民生。朝野傳誦。想望風采。以為行將大用。乃忽于七月中。得哽噎症。自八月至十月。時發時愈。又踰月而篤。遂以二十一日卒。泰安距生于康熙戊午十



月十六日，得年五十九歲。初娶宜人張氏，泰安州知州錫懌孫女。繼娶陸氏，廣東惠潮道振芬孫女。俱無子。繼娶劉氏，生子錫瑞，為伯兄後。副室朱氏，生子錫圖、女三。長適葉承，雍正丁未進士。池州府貴池縣教諭。次適陸秉，諸生。其一尚幼。公于同輩中為晚達。顧其立朝大節，煥々可掬。雖不竟其施，以歿而其所樹立，已不愧于古人。仲兄老而得舉于鄉，公計其來親，至蘆溝橋迎之。夜宿坊舍之間，同衾絮語，昕夕時其飲食而親奉之。其歸也，涕泗而別。踰年，仲兄卒。縞素茹蔬者浹月。生平聞人之善，不啻口出。尤愛獎引士類，嗟咈無所不至。其所成就極多，然不肯苟徇人之求。壬子闈中，累為同考諸君言：大江南北，篤志窮

經之士若而人，洽聞之士若而人，雄文之士若而人，幸各留意。聞者疑為通榜之習氣也。乃同里姚生者，少出門下，公所飲食教誨，以底于成者也。暨榜發，姚生不預。人以此服公之無私。每語及國事，尤倦々不能自己。吏部侍郎鄞江卽公出撫江蘇，公已病，尚手草數十帙，皆地方利害之大者。在牀蓐間，強起書之以貽者焉。公雖官于京七年，而負郭之田，猶止微時。故業家屬在南，將遣人往迎，未及而病卒。無一語及家事。藐孤軟弱，甫建十齡，奔赴為難。摒擋殘篋，僅得圖書數捆，廩俸之餘，未足具喪事。生平述作多未成編，于散稿中一一收拾，將與門下同歲諸生徐為纂輯以行世。而先撮其生平言行大畧，述之以為異日

國史家乘底本為謹狀

通判知山東堂邑縣事張府君行狀

曾大父大治諸生

皇貽贈文林郎

大父萬機國子生

皇贈文林郎

父之紀河南孟縣知縣

本貫浙江寧波府鄞縣張華山人享年七十

二

君諱興宗字肯堂先世出自宋景炎太傅越公世傑  
之後越公自臨安抗議背城一戰不得以所部東渡  
駐慶元定海之巾子山為觀變計元使降將卞彪說  
之越公叱而磔之山下會陳丞相等起奉端宗越公

遂航海赴之。展轉聞粵，竟殉厓門。而慶元遺民為公立祠中子山。公長子出百死亡命，以慶元遺民多念公者，遂來隱居，勤之張華山，聚族四百年，潛德不曜。自君之大父以才，遨遊湖海。

國初勛鎮大臣多延之幕府，蓋嘗僑居山東暨松江者久之，而歸寧。至孟縣，君始通籍，以循吏稱。君為孟縣長子，以高才列國胄，嘗是時，張氏家門正盛，甲第田園殷然，而孟縣循心篤行，貴不驕，富不侈，力敦孝友，勤施族鄰，遠追古人義田之風，設為家塾，以課族中子弟。諸一切事宜，皆以君督之。君能仰體厥考心，以先諸弟，滌除世俗膏粱裘馬之習。吾鄉士論翕然以為萬石君不言而躬行，則孟縣似之，而克肖其

家風。則君殆即中令之流也。君既身綜家政，無毫髮私于己，諸弟亦化其誠，推梨讓棗，雍雍怡怡，願君坦懷待人，不送不億，遂以是為人所負，來連往蹇，驟耗失至三千金，而門戶益大，游遭灰喪，支吾益困，以是家漸落，計君資格，亦應早得官，而中道沉滯，又罹太君之變，直至雍正己酉，始得入都，就選人籍，則君已蕭然成窶人矣。次年，

天子召見殿中，以為能，遂發東州試用。今都御史唐君峩村時方任東臬，一見識之，命以查賑，而同賑諸君大率欲節省賑穀者多，體卹飢民者少，東臬親出驗視，又為求賑飢民所聒擾，頗激怒。君宛轉調停，核其果有浮冒者汰之，餘皆疏通其戶口而增給之，東

臬大喜，以為能善會其意，且補其過也。後竟言之，署撫王劉二侍郎試知堂邑。君之蒞事也，首入獄，見其中別有屋數間，詢曰：「是何人所居？」吏曰：「前令沈公去官，監追虧累所建也。」君瞿然曰：「戒之哉！」乃君之作令，則寔有過人者。其初受任也，見所徵錢糧皆憑戶房吏所造赤歷流水簿，而幕友不過核其大槩，苟求無錯而已，未嘗一一查對也。凡一切摘拏大戶勾消流水，皆出吏手，因得以舞弊，絲毫稍增而為釐，稍增而為分，漸積而多。吏因得將已戶漏輸，或私收大戶所納肥己，而以民間之羨抵之。若大有餘，則不肖之官不肖之幕友分啗之，是固天下之通弊也。君別令幕友之精于會計者，將赤歷逐戶查對核寔，勾消摘拏皆自內出，而所司之吏不得豫。吏稍懼，然歲終猶餘二百七十餘金，吏亦故欲以試君也。君念所餘無從給還，乃將所拘之逃戶與有糧無地之賠戶，得其最甚者，免徵二百七十餘金，貧民受恩不知所自，而所司之吏亦內愧，不敢有怨。次年乃令赤歷以毫為止，差粟無得增一毫者。然歲終猶得餘百五十餘金，吏以舊年之均抵及貧民也，故令其所親或延挨不完，以圖被澤。君必欲絕之，乃于次年赤歷以忽為止。吏稍窮，歲終不過十餘金。君令存之庫，以備公用，而嗣後浮徵漸絕。君因嘆司牧徵輸之難，不肖者與吏共為奸，不習為吏者，聽其出納，使大吏于每州縣提取赤歷稽之人，皆可誅也。君因念前此查賬

之後、皆由保甲之法未善、若保甲果精、豈有貪狡混  
列老弱漏遺之患、乃寔心行之、周詳審悉、別見君所  
著清釐堂邑戶口記、其法最備、可舉而行之天下、而  
其後疊有水旱被賑、惟堂邑最易理、盜賊亦為哀止、  
則明效之著者也、竟內自正供外、尚有餘稅、其致之  
布政司者十三、而司牧者多自潤焉、君隨所得徵之  
因贖遺者、初君里居、嘗嘆近來司牧聽訟之失、不論  
大小事宜、動經數月、甚至沉閣數年、不結抄詞有費、  
出票有費、拘犯有費、挂牌聽頂有費、聽頂上堂又有  
費、蓋自六房兩班差役、以暨行杖之徒、無不有費、而  
尤可訝者、有所謂賞紙之例、一票出則差役爭營求  
得之、夫以賞差為名、是導之需索也、尚有人心者乎、

所以一訟結、能蕩中人之產、及君之任、其准理呈詞、  
定在三日內出票、而抄詞出票拘犯之費免、簽押時、  
量其路之遠近、親筆限某日帶訊、違者責、而挂牌之  
費免、屆期不論早晚即為訊問消案、或有須覆訊者  
多、即在次日、或甚冗、則面諭以日期而遣之、而遷延  
守候偵探指撞之費免、差役畏君之嚴、營求屏絕、需  
索亦哀止、然君則曰、此輩如鬼如蜮、謂竟能使之、一  
切風清、吾未敢信其然也、盡吾之心、行吾之法、庶幾  
不至決波倒瀾乎、聞者以為至言、堂邑人命之獄頗  
多、君子相驗尤謹、所全活申雪甚多、事繁不能悉記、  
乾隆二年、東州復歉、于收大府授以工代賑之例、題  
開武城臨清夏津一帶運河、君方署臨清牧、所轄後

夫二千三百餘人，共計估工三萬三千七百有奇。日則步行河干，刻無寧晷。夜則握算計工，乃所發帑銀。在君竟內，勵得二千七百兩，不足以給民之食。而督促甚急，君大憂之，嘆曰：以工代賑，周官之美政也。而行之今日，大有累民之虞。無由上達，大工既興，人衆米價益昂，老幼之不能赴工者，先受其累。將謂壯者之赴工，可以養及其家乎？則工值幾何？且如築城築隄，可但以土方計工。今開河必兼水工，如此次河身需開二丈四尺，初開在平地，一人一日可得土一方。受值裕如，及至七尺有餘，高下懸絕，二人竟日僅得土一方，則所受之值不敷。至一丈五尺以上，三人竟日僅得土一方，而水已橫溢四出，又別需人運水。其運須椿頭埧，須水車，然後得運土。而運土者往返八十餘人，益勞既深，二丈則三人竟日尚不得土一方。而所受之值不增，何以救飢？遂日夕逃亡，勢莫能禁。大吏始事所計，但及土方之工，既束于成數，欲稍為變通，則工未及半，帑銀已竭，必至誤工。司牧者之資力又甚無幾，即捐以急工，終不足。雖以身殉之，亦又何益？不得已，自身先捐資，以及富民之稍有餘粟者，苦口曲意，令之助工給食，勵而克集。向使初估之時，豫分計水工土人工，則官民不累，而工易成。而又需別謀，所以賑其老幼之法，則事無阻。然大吏必不肯委曲及此，以滋重費，故為民者，往々反以累民。此惟君身歷而知之，而予備詳之，而不戢者，以為足令

天下後世之臨事者，鑒于此而動其心也。然是役竟而君遂以是積勞成疾，右足為污滌為傷，屈伸不得自如。初，君之試事期年而真授。既考以最，制府平越王侍郎將荐之，會去任不果。北平黃藩使又欲荐之，不果。乃歷攝臨清高唐館陶，皆有聲。東臬白映棠方以武酷臨下，有屬吏曲意承之，卒遭謾罵，勒令去官者。一日以事屬君，于曲直大鑿杓，君獨抗之，怒甚。然卒以君理直，不能有加。富人以八百金為幕府壽，拒之，未嘗以告人也。而富人以語其所親，于是始盛傳之。其餘善政之及民者，不能條舉而件繫。然觀其大者，亦可以見君十有二年居官之略矣。君既以足疾欲乞休，而同城寮屬有惡其持正者，請托多所不遂，乃搆之大吏，遂以去官。堂邑之民譁然，攀援塞路，不可過。抑天

天子亦念君勞，再召見，謂尚可用，將令之直隸。而君奏對畢，疾動，蒲伏不能起，乃

賜歸，其命也夫。然君自少年承先人之餘，履豐席厚，

中年喪其資斧，殆盡。老得一官，堅持古人之節。釜魚甑塵，解組南下，家無長物，僵卧一室。有為寒素之士，所不堪者，雖枯菀之遇，亦闕乎命。而君之不媿于古者，正在是矣。君生平無事不歸于忠厚。前堂邑令朱君卒于官，所欠官帑二千金，君為委曲設法抵之，僅得及一千金。太守以屬君，然更無可謀，乃以其養廉償之。又以二百金贖其眷屬西歸。里中嘗生子然一

身為之納。遂今遂有後。生平所遇非意之事。橫逆旁  
午。每委曲謝之。尤憐。欲廓大先人之義田而不克。  
晚年困甚。然尤猶時。不能忘情。其操履醇篤。從無  
大過。間有一二薄物細故。自以為未嘗者。垂老猶向  
子弟言以為悔。欲使子弟戒之。蓋亦近于慈湖內訟  
之學者與。君生于康熙己未三月二日。卒于乾隆庚  
午正月五日。身後幾無以為殮。娶胡氏。杭州府臨安  
縣訓導女。再娶陳氏。大理寺少卿紫芝女。三娶項氏。  
戊子舉人。項女。四娶丘氏。諸生正恂女。男子五。長嗣  
鏡。國子生。先卒。次嗣鋒。國子生。次嗣錫。嗣銓。女子四。  
孫男二。孫女四。諸子將以卒哭後合葬。君于先孺人  
之兆。而乞予為之狀。予自庚戌與君邂逅京師。邸其  
後音問。雖不甚接。而從東方士大夫。聞君政教甚喜。  
嘗致書欲君捐清俸以修太傅越公巾子山之祠。君  
獲書甚喜。願乞稍待其力。而竟勿能副也。及其歸。君  
以足疾杜門。予亦終歲奔走。不得時見。然後知君家  
居家居官之心迹。足以有所暴白于世。而惜其命之  
困。卒無有能援而振之者。以至于阨窮賣志而沒。而  
猶欲以文字之力。稍為君申沉屈于身後者。其予若  
也。是為狀。





鮎埼亭集卷第二十六

勤

全祖望

遜初

明澗撫右僉都御史前分巡寧紹台道金壇

于公事畧

于公諱穎字穎長一字九瀛南直隸金壇縣人崇禎

辛未進士累官尚書工部員外郎知直隸順德府再

知陝之西安府以事罷官尋復起為尚書工部員外

郎知紹興府越人最重在水利前此以賢太守著者

東莞彭公誼浮梁戴公瑋富順湯公紹恩至湯公築

三江應宿閘以洩水而越之水乃大治然三江閘在

下流能洩水不能引水能禦潦無以處旱崇禎之末

遭苦旱左都御史劉公宗周家居謂惟通麻谿壩更

于壩之上流通茅山間則可以引湖抽鹹蓄淡而歲  
雖早不為災及其潦也則閉之是皆本浮梁戴公成  
規也諸紳余公煌姜公一洪以為良策而蕭山愚民  
挾形家之言阻之萬方極口詈劉公時持節分巡浙  
東者為余公鷓翔以諮公曰搃憲之言是也下官  
當力任之乃捕蕭山之梗令者杖而梏之事得集既  
集連年雖大旱不為災民乃翕然更誦公雖為太  
守然每事必諮于劉公若弟子者乙酉遷分巡寧紹  
台道馬士英以太后至淞江劉公泣謂公曰事乃至  
此若非斬馬士英無以收既潰之人心公于是再疏  
請誅士英不報劉公又曰明府竟申大義于天下可  
矣公自以外臣未可擅殺宰相不果行乃與劉公東

歸謀結姚之熊公汝霖共起兵而王師已入杭劉公  
絕粒公亦入雲門山中觀變通守張慄以城迎降貝  
勒即令之知紹興府會義興伯以蒼頭軍起斬張慄  
遣兵迎公馳之望城哭城中人曰于公來吾事濟  
矣初公密使前指揮朱壽宜朱兆憲等募兵是日各  
帥之至而前副將劉穆募兵五百至前叅將郭維翰  
都司金裕募兵五百至前守備許耀祖以官兵五百  
至前指揮武經國募兵六百至前太僕來方偉前職  
方來集之亦各以兵至公乃以小舟挾短童而西蕭  
之新令陳瀛出謁公執之貝勒之使以榜至公又執  
之焚其榜鳴鼓會衆擗于都亭閏六月十三日也公  
遂以五百人夜赴固陵前所遣諸生莊則敬等以江

船百餘艘至。王師在西岸，未之知也。公兵無甲，乃借絮衣于固陵之民，各一。冲潮逆渡，蕭人沈振東為之導，盡驅西岸之船而東，至中流。王師始知之，則無所得船。公軍上東岸大噪，遂畫江而守。一軍扼潭頭，一軍扼橋司，一軍扼海門，一軍扼七條沙。于是王師拽內河舟百餘于江口，又札木排填土擬東渡。公復遣死士陳勝等，沉其舟，會風作，木排飄向東岸，各營勾致以為用。時以為神助。公謂諸將曰：「杭已有重兵，攻之不易，莫若于下流由橋司入海寧，出海鹽，以通震澤上流。」由潭頭入富陽，通餘杭，以扼獨松關。昨聞海寧兵已起，而富陽尚為此將，即斗金所居，不可坐視。乃遣劉穆夜襲之，遂通餘杭之道。故餘杭令邱若濟

與瓶窰前副將劉志卓來會。劉穆駐師清風亭，以為援。王師突至，復入富陽。義士劉肇勳等歿之。王突茂阮維新等力戰，公自漁浦渡江救之。富陽復定。于是方國安得駐七條沙，江干立國。王師所以不能遽渡者，以公之取富陽也。或以為張國維之助者非監國至越，晉公按察使，行廵撫事。已而晉公右僉都御史督師，公自為一營守漁浦。時正兵為方王二家，義兵為孫熊章、鄒錢沈六家。抗人陳公潛夫等，以客兵別為數家，而公叅處其間。然內外交誼，爭兵爭餉，公以守土臣，悉力支柱，則視諸公為最苦。王之仁尤惡之。一日會于潭頭，語次之仁拔劍擬公，馬士英以身蔽公，得免。已而聞王師且自海寧至，乃移公守三江口。公先已三疏

辭官不許。至是連章陳危急。而方兵走。列戍潰。公扈從不及。由海道還京口。黃冠杜門不出。乃公保身之哲。又自有不可及者。已亥。海師入江。京口失守。荐紳以及諸生雲集其營。公獨以事未可知。避之山中。及師退。京口士大夫之禍最烈。而公竟高卧無恙。公之去越。已踰百年。志乘以嫌諱。不為公傳。吾鄉林都御史時對。嘗傳公。今亦不可得見。其能言公之事者鮮矣。蕭山愚民。遂閉麻路山二水口。不復為通。諸遺民如陳先猷輩。力爭之。不能得。可嘆也。予掌教戴山。嘗欲即精舍中。為公謀一席之祀。以辭歸。不果。爰采塘諸野史。以為事畧一篇。上以著公之大節。下以志越中水利所關。後世之稽古者。定有覽于斯文。

明太常寺卿晉秩右副都御史璽菴林公逸事

狀

兩通篇為作菴

柳先生作段太尉逸事狀。蓋以補其前狀所不備也。蓋陳了齋作豐尚書狀。但叙歷官而不及一事。又別成一格。前太常璽菴林公之卒。其狀蓋用了齋之例。記今人代漸遠。有不僅如段太尉之脫落者。予惟公之名德。新舊兩朝所並重。乃為之摭摭剩餘。粗備首尾。蓋不得不以逸名。嗚呼。桑海諸公。其以用世之才。而稿項黃馘。齋志以灰。庸耳淺目。誰為收拾。其逸多矣。公諱時對。字殿颺。學者稱為璽菴先生。浙之寧波府鄞縣人。宋名臣特進保之後。曾祖某。祖某。父某。公以崇禎己卯庚辰連荐成進士。時年十八。授行人司

行人踰年以使淮藩出。又踰年而居制。又踰二年而北都。王起南中。以吏科都給事中召。又踰年南都。踰踰歸里。從戎江干。累遷太常寺卿。晉秩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踰年事去。杜門不出。又六十八年而終。公之少也。伯兄荔堂先生喜言名節。公與上下其議論。荔堂引為畏友。執經倪文正公門。既釋褐。施忠介公徐忠襄公皆重之。多所指授。常熟錢侍郎謙益聞公名。招致之。公不往。于同官最為劉公中藻。陸公培。沈公宸。相暱。或問之曰。冷官索莫。何以自遺。公曰。苟不受錢。原無契地。時人嘆為名言。其居制歸里也。陳恭愍公錢忠介公一見亦契之。及在科中。時局正恣其昏狂。公以輪對上三摺。言史督相可法之軍。

江北所以藩術江南者也。不當使之掣肘。至于進戰退守。當假其便宜。左都御史劉宗周。四朝老臣。天下山斗。當置左右。翰林檢討方以智。忠孝世家。間閔幸來。不當誣以傳聞之說。並田中不下。當是時。臺省混淆。和黨過半。獨掌科熊公汝霖。掌道章公正。宸清望。諤。顧皆引公為助。阮大鍼深惡之。乃嗾方國安以東林遺孽糾之。遂與同里沈公履祥偕去。截江之後。孫公嘉績。故公庚辰房師。挽共以事。熊公章公錢公沈公交章上荐。起佐孫公幕務。每有封事。多遭阻格。中樞余公煌嘆息語公。以不能力持為媿。前御史姜塚兄弟避兵天台。公以人望請召之。御史不至。其弟赴軍。公力主渡江。熊公之下海寧。公實贊之。蓋自喪

亂以來公之所見其可紀者祇此而已諸方既定臺社終墟而公年尚未滿四十一腔熱血旁魄無寄轉徙山海及歸家門破碎乃博國難事大自巨公元夫下至老兵退卒隨所聞見折衷而論定之斜日荒江以此自消其磊塊已而徵車四出公名亦豫其中以病力辭有同年來訪出處者公答之曰此事寧容商之人耶吾志自定為君謀寧有殊同年媿公之言而止偶論人物不少假借同里錢光緒嘗講學石齋黃公之門而于翰林張溥儀部周鏞皆常師之又學詩于謙益公曰婁東朝華耳金沙羊質而犀皮者也皆不足師虞山晚節如此又豈可師子師石齋先生而更名他師乎光緒謝之未幾咸淳諸老彫落殆盡而公獨年踰大耋幅巾深衣踟躕行吟莫可與語于是悵彌甚乃令小胥鼻籃輿通行坊市遇有場演劇輒駐輿視之凡公之至五尺童子俱為讓道一日至湖上聖功寺巷中公眼已花不辨場上所演何曲但見冕旒而前者或曰此流賊寇被京師也公即狂踊自籃輿撞身下踏地暈絕流血滿面伶人亦共流涕觀者迸散是日為之罷劇嗣是公不復出掩關咄咄而已及卒遺命柳棺布衣不許以狀請志墓之文故皆闕焉先公嘗曰吾年十五隨汝祖往拜公床下自是嘗振衣請益間問漳海黃公遺事公所舉自東厓所作行狀外別傳哀誄乾詩祭文及雜錄諸遺事幾百餘家其餘所問最少亦不下數十家恨不能強

記又語予野史之難信者有二、彭仲謀流寇志、偽錯十五、出于傳聞、是君子之道、鄒濟則有以清亂黑白、是小人之道、其餘可以類推、先公問曰、然則公何不著為一家、以存信史、公笑不答、蓋是時公方有所著而誄之、然自公歿後、所謂重菴逸史者、闕不完、其詩史共四卷、今歸于予、娶某氏、子四、葬于天井山之陽、謹狀

陽曲傅先生事畧

朱衣道人者、陽曲傅山先生也、初字青竹、尋改字青主、或別署曰公之它、亦曰石道人、又字番廬、家世以學行師表晉中、先生亦歲啖黃精、不樂穀食、強之乃復飯、少讀書、上口數過、即成誦、願任俠、見天下且喪亂、諸弊為荐紳先生者、多腐惡不足道、憤之、乃堅苦持氣節、不肯少與時媿、娶提學袁公總咸、為巡按張孫振所誣、孫振故奄黨也、先生約其學、曹公良直等、詣甌使三上書訟之、不得達、乃伏闕陳情、時撫君吳公性亦直、袁竟得雪、而先生以是名聞天下、馬文忠公世奇為作傳、以為裴瑜魏印復出、已而曹公任作兵科、貽之書曰、諫官當言天下第一等事、以不負故

性  
或性  
或性  
或性  
或性  
或性

人之期。曹公瞿然。即疏劾首輔宜興。及駱錦衣養性。直毅大震。先生少長晉中。得其山川雄深之氣。思以濟世自見。而不屑為空言。于是蔡忠襄公撫晉時。寇已急。講學于三立書院。亦及軍政軍器之屬。先生往聽之。曰。迂哉蔡公之言。非可以起而行者也。甲申。夢天帝賜之黃冠。乃衣朱衣。居土穴。以養母。次年。袁公自九江羈于蘓。却以難中詩貽先生。曰。晉士惟門下。知我最深。蓋棺不遠。斷不敢負知己。使異日羞稱友生也。先生得書痛哭。曰。公乎。吾亦安敢負公哉。甲午。以連染遭刑戮。抗詞不屈。絕粒九日。幾死。門人有以竒計救之者。得免。然先生深自咤恨。以為不如速死之為愈。而其仰眠天。俯畫地者。並未嘗一日止。凡如

是者二十年。天下大定。自是始以黃冠自放。稍。出。土穴。與客接。然間有問學者。則告之曰。老夫學莊劉者也。于世間諸仁義事。寔羞道之。即強言之。亦不工。又雅不喜歐公以後之文。曰。是所謂江南之文也。平定張濟者。亦遺民也。以不謹得疾死。先生撫其尸哭之。曰。今人之醇酒婦人。以求必死。者。有幾人哉。嗚呼。張生。是與沙場之痛等也。又自嘆曰。彗強躍駿之骨。而以咕啤朽之。是則埋吾血千年而碧不可滅者矣。或強以宋諸儒之學問。則曰。必不得已。吾取同甫。先生工書。自大小篆隸以下。無不精。兼工画。嘗自讀其書。曰。弱冠學晉唐人楷法。然皆不能省。及得松雪香墨蹟。愛其圓轉流麗。稍臨之。則遂亂真矣。已而乃



媿之曰。是如學正人君子者。每覺其觚稜難近。降與  
匪人遊。不覺其日親者也。松雪曷嘗不學右軍。而結  
果淺俗。至類駒王之無骨。心術壞而手隨之也。于是  
後學顏太師。因語人曰。學書之法。寧拙毋巧。寧醜毋  
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真率毋安排。君子以為先生非  
止言書者也。先生既絕世事。而家傳故父有禁方。乃  
資以自活。其子曰耆。字壽髦。能養志。每日樵于山中。  
置書擔上。休擔則取書讀之。中州有吏部郎者。故名  
士。訪先生。既見。問曰。即君安往。先生答曰。少需之。且  
至矣。俄而有負薪而歸者。先生呼曰。孺子來前。肅客。  
吏部頗鶻。抵暮。先生令伴客寢。則與叙中州之文獻。  
滔。不置。吏部或不能盡答也。詰朝。謝先生曰。吾甚

慙于即君。先生故喜苦酒。自稱老蘗禪。耆乃自稱曰。  
小蘗禪。或出遊。耆與子共挽車。暮宿逆旅。仍篝燈課  
讀經史。騷選諸書。詰旦必成誦。始行。否則子杖。故先  
生之家學。大河以北。莫能窺其藩者。嘗批歐公集古  
錄曰。吾今乃知此老真不讀書也。戊午。

天子有大科之命。給事中李宗孔。劉沛先。以先生荐。  
時先生年七十有四。而耆以病先卒。固辭。有司不可。  
先生稱疾。有司令役夫舁其床以行。二孫侍。既至京。  
師三十里。以疾拒不入城。于是益都馮公首過之。公  
卿畢至。先生臥床不具迎送禮。蔚公州魏公。乃以老  
病

詔免試許放還山時徵士中報罷而年老者  
恩賜以官益都密請以先生與杜徵君紫峰雖皆未  
豫試然人望也于是亦

特加中書舍人以罷之益都乃謂先生曰

恩命出自格外雖病其為我強入一謝先生不可益  
都令其賓客百輩說之遂稱疾焉乃卑以入望見  
午門先生泫泫下益都強掖之使謝則仆于地蔚  
州進曰止是即謝矣次日遽歸大學士以下皆出  
城送之先生嘆曰自今以還其脫然無累哉既而又  
曰使後世或妄以劉因輩賢我且死不瞑目矣聞者  
咋舌及卒以朱衣黃冠殮著述之僅存者曰霜紅龕  
集十二卷看之詩亦附焉然先生父子之考書終未

得見于世是則可惜也先生嘗走平定山中為人相  
疾失足墮崩崖僕夫驚哭曰歿矣先生旁皇四顧見  
有風谷甚深中通天光一百二十六石柱林立則高  
齊所書佛經也摩挲視之終日而出欣然忘食蓋其  
嗜奇如此惟頌亭林之稱先生曰蕭然物外自得天  
機子則以為是特先生晚年之踪跡而尚非其真性  
所在卓尔堪曰青主蓋時懷翟義之志者可謂知  
先生者矣吾友周君景柱守太原以先生之行述請  
乃作事畧一篇致之使上之史館予因知先生之不  
以靜修自屈者其文當不為先生之所唾但所媿者  
未免為江南之文尔

陸麗京先生事畧

講山先生陸圻，字麗京，杭之錢塘人也。知吉水縣，運昌子，兄弟五人，而先生為長，與其弟大行、培，並有盛名。吉水嘗曰：圻、溫、良、培、剛、毅，他日當各有所立。大行舉庚辰進士，當時先生兄弟與其友為登樓社，世稱為西陵體，性喜成就人，門人後輩下至僕隸，苟其一善，稱之不吝口。生平未嘗言人過，有語及者，我與汝姑自盡，毋妄議他人為。乙酉之難，大行里居，自經歿。先生匿海濱，尋至越中，後至福州，薙髮為僧，母作書趣之歸。時先生尚崎嶇兵甲之間，思得一當事去，乃返。雅善醫，遂藉以養親，所驗甚多。有人病亟，夢神告之曰：汝病在腸胃，得九十六兩泥，可生也。且以告其

陸麗京曰

友、默然良久、曰、嗟乎、此陸圻先生也、圻字分、之為  
斤、為土、其姓為陸、合之乃九十六兩土也、即迎先生  
至、下藥立已、由是吳越之間、爭求講山先生治疾、戶  
外屢無美、會莊鑑史事發、刑部嘗大送、詞連先生、與  
查總佐、范驥三人于史、因無與、莊氏以其名高、故列  
之卷首、械繫按察司獄、久之、事白、  
詔釋之、既得出、嘆曰、余自多定死、今而得保首領、宗  
族俱全、奈何不以餘生學道耶、貽書友人、封還月旦、  
不知所之、或言其在黃山、子寅聞之、徒步入山、長跪  
號泣請歸、先生曰、昔者所以歸、以汝大母在、今大母  
亡矣、何所歸、寅請一祭墓、乃從之歸、會弟塔苦心痛、  
他醫治益甚、不得已、留治、八月餘、與弟同室卧、終不

入內、既愈、遂往廣東丹霞山、一夕遁去、自是莫能  
跡、寅往來萬里、負零丁、求數歲、卒不得、竟以是悵、  
時稱其孝、先生所著有威鳳堂集、詩禮二論、陸生口  
譜、靈蘭墨守、藏于家、初、先生兄弟之並起也、大行最  
盛、氣雖犯、嘗與同里陳大理僕潛夫、以檄相攻、而先  
生于其間、置身事外、及國難作、大行以乙酉、歿、太僕  
至江東起兵、駐營下莊、先生亦至、越與其事、次年、太  
僕歿、先生竟以高蹈終其身、論者謂其于兄弟朋友  
之間、均無媿也、而予于姚江黃公家、得見所先生所  
封還月旦之書、甚自刻責、以為辱身對簿、從此不敢  
與汐社之列、嗚呼、其亦可哀也已、

邵得魯先生事畧

先生姓邵氏，諱以貫，字得魯，浙之餘姚縣人也。邵氏于姚江望族中，為孫謝王陳亞門材最盛。先生少與其兄以發齊名，而先生尤狷潔。當是時，陶文覺公石梁之學最盛行，姚中沈求如子靈蘊存方，其高弟也。碩頗叅以密雲悟之禪，先生亦從之游，而獨事躬行。講求有用之學，時遭飢饉，先生與同里却維諸人為義倉，桑梓中德之。已而國難大作，先生欲歿，以其母在，不得，遂削髮為頭陀，狂走入雷雪竇山中，妙高臺僧道岩故鄞廣文張廷賓亦姚產，而沈史講會中人也。先生依之，苦身持力，不與人接。鄞故都御史高公斗樞物色得之，曰：異人也。遺其二弟與之遊。周公囊雲。

亦以僧服居<sup>山</sup>坑時過從已而以省母返居潭上園黃忠端第三子澤望志節夙與先生近至是來同居園中相與夜讀謝臯羽遊錄而慕之曰方今豺虎滿天下五嶽之志不可期矣四明二百八十峰近在卧榻當使峰峰有吾二人履齒于是始遍走山中然山寨方不靖所在亦多邏卒而二人者冠服奇古踟躕其間頻遭詰難願不以為苦一日忽入絕谷不知所向方茫然求故道不可得俄而峰回路轉松梧相竹甚盛有雞犬聲趨就之祇一家中有幅巾者出曰客從何來則語之以宅里笑曰吾亦姚人也避世居此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乃止宿則告曰是石屋山也僕故孫公碩膚監軍陳從之者也孫公歿海上吾

無所依來此中未嘗與世上人接也因相顧而嘆曰是真桃源矣澤望嘗曰得魯自甲申後輔類間無日不有泪痕其稍開笑口者則遊山耳未幾澤望卒先生孑然無所向自是益下隘遂棄家投四明山中之楊菴先生時尚有一妾不忍判先生去亦為尼于菴中一日之中晨昏各上堂禮佛此外雖茗粥不相通久之皆卒于菴先生所為詩文極多願身後散佚無一存者而先生之兄以發願老壽願于先生之大節絕不一及若有所諱即族人卽廷來作明遺民所知傳亦不及先生一語咄怪事不可曉也嗚呼先生嘗與王父贈公言以陳從之事絕肖桃源而恐其無傳之者如先生之大節亦何減所南聖子而身後竟

聞然。况從之乎。予因序先生事。并及從之。先生或一  
笑九原也。

姚敬恒先生事畧

李二曲集中。別輯前代講學諸君。有出于農工商賈  
之中者。共為一卷。以勉學者。以予近所聞。近日應潛  
齋高弟。有曰凌嘉印。沈文則。姚敬恒。皆拔起孤露之  
中。能成儒者。凌沈之名尤重。見于沈端恪公所為傳。  
而敬恒躬行。相與鼎足。顧未有知之者。敬恒諱知任。  
別字思誠。杭之錢塘人也。姚氏故杭之右姓。敬恒少  
孤。其母賢婦也。敬恒不應科舉。隱于市廛。稍營什一  
之息。以養家。其母一日見敬恒。買絲。銀色下劣。愠曰。  
汝亦為此惡行乎。吾無望矣。敬恒惶恐。長跪謝。願得  
改行。乃受業于應先生潛齋。每日朗誦<sup>大學</sup>一過。潛齋雅  
愛之。一言一行。服膺師說。泊然自晦。凡事必歸之于

厚。沈甸華之卒也。潛齋不食二日。敬恒問曰：朋友之喪而若此，無乃過與？潛齋喟然嘆曰：為其無以為喪也。敬恒曰：請為先生任之。殯葬皆出其手。潛齋不肯輕受人物，惟于敬恒之餽不辭，曰：吾知其非不義中來也。然敬恒不敢多有所恃，每時其乏而致之，終其身不倦。潛齋之歿，敬恒執喪如古師弟子之禮。施江黃先生晦木，于人鮮可其意者，獨見敬恒而許之，曰：是獨行傳中人物也。嘗遊于閩，督姚公盛延之，訪以海上事。敬恒對曰：遊魂不日底定矣，但閩中民力已竭，公當何以培之？閩督肅然領之。然敬恒以學道故，所營什一之息，無甚增益，而勤施漸不可支，遂以此落其家。晚年以非罪陷縲紲，憲使閱囚入獄，敬恒方朗誦大學，憲使異之，入其室，見其案上皆程張之書也。呼與坐而語之，大驚，即日釋之。然敬恒卒以貧歿，其生平但事躬行，不著書，故鮮知者。予既附志于潛齋墓表中，復捃拾其事以傳之，以配凌沈二君，且以待後世有二曲其人者，惜訪其母姓，竟不可得。



明遼督熊襄愍公軼事畧

始寧倪生安世嘗為予言其尊人曾從里中倉橋陳氏見其先世秋曾日錄一書其在明熹廟時為獄官凡魏奄所殺君子不下東廠而下刑部者皆載其獄中事甚悉而熊襄愍公最怪其言曰襄愍既入獄一飯一食魏奄令獄官以帖子報知然襄愍亦無所事其卧用一藤枕不分寒暑未嘗以去身每晚人靜焚香再拜禮北辰則取此藤枕供之莫能知其意也或以問襄愍亦笑不答已而刑有日襄愍神色不變手書遺疏猶為上言邊事又作絕命詞其遺疏為西曹郎所過曰囚安得上書襄愍曰此趙高語也聖朝時安得有此怡然就刃時奉有傳首九邊之旨西曹郎

俄錄其首。則法場中空無有。但見一藤枕大駭。相戒毋洩。亟密報魏奄。則命取熊氏子弟家人。拷問大索。竟無所得。魏奄計無所出。遂秘其事。不宣。而九邊所傳之首。蓋並非襄愍真顛也。魏奄敗後。公子屯壁。連疏請首。歸葬蒲州。為力言于烈廟。得允。亦明知非公首。特借以消此冤案而已。安世之所述如此。余亟令從陳氏求此書。得一短冊。其言果合。按此說在明野史中。俱未之及。吾讀李公映碧三垣筆記。極言襄愍臨刑之慘。與此不符。然陳氏乃自見者。定自不誣。故載之以當張中丞之于嵩。亦未為無補于舊史也。古人多有兵解之說。蓋出自神仙家。其說荒誕不可信。然而大造中無所不有。則亦未敢盡謂其無。顏魯公其最著者也。魯公生平好神仙。襄愍則未之聞也。且以彼剛腸。宜不足豫于此道。而不知其深夜中嘿、為之。至于臨刑。顧自忽示其竒。中散之琴。遜其幻矣。卒之隻履空存。雙劍亦化。足以奪奸人之魄。而短其氣。不已神乎。英雄人固不可測。其信然耶。長夏嗜血。因口授諸生記之。



